



憲判字第4號如何影響賽夏氏族社會

憲判字第4号がサイシャットの氏族社会に与える影響

How Constitutional Court Judgment No. 4 Affects the SaySiyat Clan Society

文・圖 | 朱雨桐 'ae'aew obay titiyon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二年級)

2022年4月，憲法法庭針對《原住民身分法》相關規定作出憲判字第4號判決，認定原先以原住民父母姓氏作為取得身分要件的規定違憲。此後，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婚生子女不必再透過改從原住民家長姓氏取得身分，只要並列傳統族名即可登錄原住民身分；具有原住民血統但被非原住民收養

者，也能透過並列傳統姓名取得身分。這樣的改變無疑對於以氏族制度維繫社會秩序的賽夏族，算是投下了一顆震撼彈，也造成相當大的困擾。



paSta'ay最後一天早晨，賽夏族的年輕男性要在祭場集合等待抓芒草與折赤楊木。

個人權利與文化制度 孰輕孰重？

閱讀判決書後，可以看出政府承認姓氏是在歷史脈絡下，逐漸形成的族群認同，但

群與社會運作方式。當法律放寬身分取得方式時，勢必會對既有的秩序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政府雖表示未來將授權原

也認為漢姓終究是外來制度，不應由國家以姓名作為限制原住民身分取得的依據，而應保障人民的平等權、姓名權及身分認同權，讓個人自由選擇姓氏與認同。然而，這項判決較著重保障個人的權利，卻沒考量到不同族既有的文化制度

住民族委員會，參酌各族意見重新建構相關規範，以回應不同族群的文化條件；但目前仍未看到具體措施，不知政府是否有後續開放的管道，處理各族提出相關規範的需求？

賽夏族的氏族文化制度

賽夏族的氏族制度存在已久，以大自然的萬物為名，具有重大意義，而其概念與漢人的姓氏制度相近。清代便已有以原氏族名對應漢姓的紀錄，

當時政府要求賽夏族改從漢姓，族人便依原氏族名的意義取了相近的漢姓，如風、日、絲、芎等。經過長時間的發展，這些漢姓早已成為賽夏族認同的一部分，從一個人的姓氏，大致就能判斷其是否為賽夏族人。

以我的經驗來說，不論是在營隊、社團或其他場合，遇見不認識的賽夏族人，大家習慣先從姓氏開始認識彼此。

「你姓什麼？」「你哪家的？」

「我風家的。」「我姓日。」

大家可以很快熟起來。對賽夏族而言，知道一個人的姓氏，往往也代表知道他來自哪個家族、與哪些人有什麼關係，以及在族群生活中可能擔任什麼角色等等。這也是為什麼當法律條文修正為欲取得原住民身分者，不須承襲原住民家長姓氏時，對賽夏族會產生不同於其他族群的衝擊。因為



各家族內部都會約定一個日期辦paSbaki，聚在一起聯絡感情。

在賽夏族傳統社會中，姓氏還與祭儀分工及文化責任密切相關。不同氏族在傳統祭儀中擁有不同職責，例如 titiyon（朱姓）負責主祭 paSta'ay（矮靈祭），Sawan（潘姓、錢姓）負責主祭 'a'owaz（祈天祭）等。如果一個人可以在不承襲傳統氏族姓氏的情況下取得賽夏族身分，那麼他在祭儀中應扮演什麼角色、能參與到什麼程度，便容易產生模糊地帶。

以 paSta'ay 為例，最後一天抓芒草、折赤楊木前，賽

賽夏族認定一個人的方式，並不是只看血統，而是看他是否進入氏族關係，是否與族群建立共同生活。擁有賽夏姓氏與身分，卻鮮少參與部落事務，或是只在 paSta'ay（矮靈祭）等大型祭典出現，對文化的理解相對有限的這種人，更像是遊客而非族人。



如果一個人享有原住民身分所帶來的權益，卻沒有與族群建立任何連結，那麼這個身分對他而言究竟代表什麼？未來賽夏族人口增加，具有文化認同的人並沒有因此增加，也未必有更多人願意投入文化傳承。



夏族年輕男性會聚集在祭場前等待木頭到來。2024年的祭典，就曾有長輩讓沒有賽夏姓氏的人離開，甚至從母姓、擁有賽夏姓氏的人也得離開。又如在向天湖部落的播種祭，是由風、芎、朱、解四姓輪流主祭，其他姓氏的人不可能擔任主祭；各氏族內部舉行的 paSbaki（祖靈祭），若非該氏族成員參與，也容易產生角色定位上的尷尬。由此可見賽夏族裡

的姓氏概念是一套長久累積的社會關係。當法律上的身分認定逐漸與姓氏脫鉤時，大家自然會開始思考：如果一個人具有賽夏族身分，卻沒有進入氏族關係，他在族群中的位置應該如何理解？

法律原民與氏族原民

過去，取得原住民身分受到法律規範，必須從原住民家長姓；如今法律放寬限制，雖然少了這層規範，但族群內部仍有自己的運作方式。不承襲賽夏氏族姓氏，某種程度上也代表與氏族制度及文化連結較弱，因此能參與的祭儀與部落事務自然受到限制，也無法被家族接納。

然而，賽夏族的民族邊界是否會因法律改變而消失，並不能只從身分取得條件是否放寬來判斷，因為真正維繫族群的並不是法律上的登記，而是氏族關係、部落認同以及長期參與文化實踐的累積。過去賽夏也曾收養其他氏族，或其他族群的孩子。這些孩子雖然沒有賽夏族的血統，但在賽夏家庭中成長，承襲收養家庭的姓氏，並參與部落生活與祭儀，也會被視為真正的賽夏族人。由此可見，賽夏族認定一個人的方式，並不是只看血統，而

是看他是否進入氏族關係，是否與族群建立共同生活。

我認為現階段並不需要過度擔心賽夏族的文化邊界會消失，因為族群裡還是很堅持姓氏的重要性，也透過內部規範去守護我們的秩序。年輕人參與祭儀、學習文化，往往需要同一家族長輩的帶領，透過共同生活與實際參與，逐漸理解自身的位置。即使擁有賽夏姓氏，如果缺少這些學習與連結，也可能只是停留在身分層面；而沒有賽夏姓氏的人，更難僅靠法律身分參與氏族內部事務並獲得認同。

我目前沒有遇過沒有姓氏但是有賽夏身分的人，也很難想像，如果自己擁有認同，又為何不選擇跟賽夏的姓氏呢？當然有部分人取得原住民身分，主要考量的是身分所帶來的教育、升學或其他的補助，至於能否參與祭儀、融入部落，他們並不在意。這樣的人，其實更多的是無奈吧，畢竟法律已經賦予他們取得身分的權利。對這樣的情況，大家難免會產生疑問：如果一個人享有原住民身分所帶來的權益，卻沒有與族群建立任何連結，那麼這個身分對他而言究竟代表什麼？未來賽夏族人口增加，具有文化認同的人並沒

有因此增加，也未必有更多人願意投入文化傳承。長遠來看，族群內外對原住民身分公平性的爭議，反而可能更加激烈，或加深社會對原住民身分的質疑：「為什麼有原住民在都市生活也不回部落、都不參與活動，這種人憑什麼有原住民身分？」之類的，畢竟可以免學雜費、升學有外加名額、額外加分等等補助，這種話題一直在延燒，原住民身分能更「輕鬆」的取得，無疑會加深全民衝突。

影響與反思

擁有原民身分就一定要去做文化復振及傳承嗎？也不一定。文化的工作應該是自願的實踐，而不是外在的強迫，因為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但是擁有賽夏姓氏與身分，卻鮮少參與部落事務，或是只在 paSta'ay（矮靈祭）等大型祭典出現，對文化的理解相對有限的這種人，更像是遊客而非族人。這樣的人並不少見，也不限於賽夏族。



祈天祭由Sawan家主祭。

然而，基於公平原則，若享有原民身分帶來的權益，是否也應該承擔這個身分背後承載的文化意義及復振使命呢？

這樣的法律修改還會造成一個大家比較擔心的問題，就是未來可能出現具有賽夏族身分、社會地位，卻不了解賽夏文化的人，在外代表賽夏族發言，甚至傳播

錯誤的文化資訊。族人往往缺乏足夠的社會影響力去澄清這些錯誤資訊，甚至可能族人自己都不知道外界流傳了哪些錯誤的文化雜音。

賽夏的聲音雖然不大，要說擔心文化被稀釋我也不太擔心，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政府放寬了成為賽夏族人的線，但族人也自己圈了一條線，保護自古以來不變的秩序。◆



朱雨桐 'ae'aew obay titiyon

苗栗縣竹南鎮人。賽夏族/道卡斯族。2006年生。目前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二年級。曾擔任道卡斯牽田祭志工與族語課助教。因為家庭背景關係，對族群文化很感興趣，除了跟家中長輩學習之外，也持續學習族語及織布。